

■ 女匪驼龙
■ 鸳鸯刀
■ 被通缉的新婚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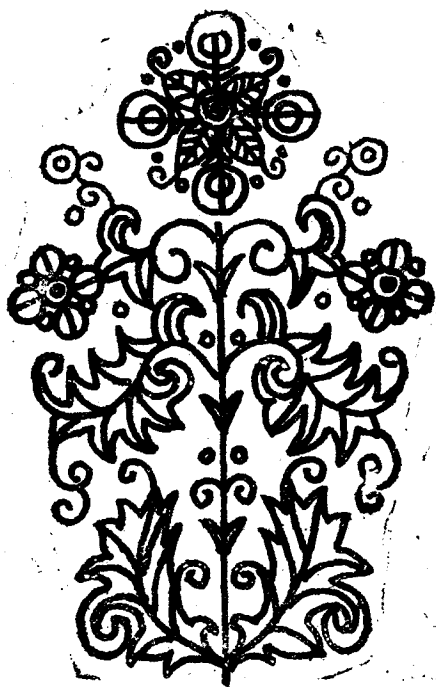
传奇大观

②



传奇大观

②



时代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西西

传奇大观 本社编

农村文艺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200,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5年 月第1版 1985年 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0389·5 定价：0.90元

目 录

侦破小说

圈 套 陈 杰 1

正当金菊刺绣厂的企业改革蓬勃发展时,厂里突然发生了一起未遂强奸案,被告人竟是经过民主选举的新厂长……

关东传奇

女匪驼龙 金成 保明 37

黄花姑娘生逢乱世,沦落风尘,遇嫖客将她赎出娼门,做了压寨夫人,从此成为江湖女匪——驼龙。下场可悲。

武林传奇

鸳鸯刀 【香港】金 庸 89

号称“铁鞭镇八方”的总镖头周威信护送宝刀进京,呈献皇上。行至密林深处,先后遇上武林好汉,谁料到强中更有强中手,不知鸳鸯刀落入了何人手中?

木棉袈裟 何民琦整理 128

海外奇案

被通缉的新婚夫妇【美】彼得·格·李 153

十八岁的漂亮新娘科拉和新郎——获得三天假释的无期徒刑犯理查德开始了“蜜月旅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惨叫、鲜血和新娘得意的笑声……

传统评书

薛刚打擂古 原整理 169

专业户传奇

万元户“选美”黎俊生 181

历史人物轶闻

希特勒秘史【德】宝琳·珂勒儿 184

作者曾在希特勒的居处贝德斯伽登当过女仆。她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希特勒的幕后形象，揭开了笼罩着贝德斯伽登的那层厚厚的黑幕。

古典传奇故事

宋徽宗与李师师辛野凡 212

卷套



● 陈 杰

深夜。

空中飞着大块浓云，细雨随着海风淅淅沥沥地飘洒着。澄海市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中若隐若现。

路边的法国梧桐在细雨的敲击下，发出沙沙的响声。这响声瞬息间便给海上的涛声吞没了。被称做“小太阳”的新型路灯射出耀眼的荧光，照在被雨水洗过的梧桐树叶上，泛起片片绿色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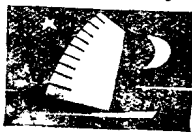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驶出澄海市公安局的大门，沿着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象一支离弦的箭朝前飞去，在汽车驶过的路面上，留下一条绚丽的光带……

马路一侧是翻腾喧嚣的大海，另一侧是临海的建筑。路旁的路灯、树木都迎面扑来，然后倒向两边，一闪即逝。可是坐在司机身旁座位上的刑侦科长程大龙仍然觉得汽车比牛车还慢。当他的目光落在速度仪表上，不由紧蹙眉头，露出惊讶的神色，车速已超过市内行车的规定，正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着……

其实，司机的心比他的科长更急，恨不得立即赶到现场，将罪犯押解回来判刑治罪。

司机名叫岑小强，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不是专职司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侦察员。他来到刑侦科刚满一年，在业务学习，侦破疑案，追捕罪犯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并且还在业余时间学会了开汽

侦破小说



车、驾汽艇，他是刑侦科长程大龙的得力助手。

十分钟前，澄海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从青岩街金菊刺绣厂打来的，说是他们厂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罪犯当场被捉，请公安局去人押解罪犯。

值班员放下电话看一下手表，已是深夜十二点半了。他赶忙填写完电话记录，然后到隔壁的宿舍里叫醒正在熟睡中的岑小强，向他转达了案情。

岑小强坐起来，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道：“就我一个人去吗？”

“再也找不到别人了。”值班员望着岑小强有些为难地说。

岑小强心想，敢在夜间独自一人闯入工厂作案的罪犯，多是亡命之徒。我一个人去，万一在押解途中发生什么意外呢……想到这里，他朝屋角的那张床上瞧了一眼。

那个已进入梦乡的人，就是刑侦科长程大龙，他刚刚执行任务回来不久。

岑小强脸上露出笑容，赶忙穿好衣服，跳下床，走过来把科长摇醒了。

程大龙睁开眼睛问明情况后，跳下床说道：“走，我们两人一起去。”

二

北京牌吉普车沿着海滨的柏油马路疾速飞驶着，挡风玻璃外面的雨刷，机械地摆动着，刚落在玻璃上的雨点立刻就被雨刷刮走了。

快到柏油路的尽头了，吉普车刷地来个急转弯，拐进一条狭窄的街道，这就是青岩街。

青岩街是一条老式街道，路面很窄，铺着青石。路两旁都是用青砖修筑的老式建筑，特别是那些老式店铺的門面上都砌着高耸的女儿墙。据说解放前，这条狭窄的街道曾是澄海的闹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设的发展，这里的店铺都改为民宅，只有几家生产生活用品的工厂还留在这里，他们为了改变旧貌，也都相继修起新式美观的水刷石门脸儿，安装上镂花铁门，给这古老的街道带来了生机。

雨夜中，这几家工厂的门灯照亮了整条街道，对比之下，路旁那些老式路灯变得黯然失色。

吉普车停在一座工厂大门前。门柱上挂着“金菊刺绣厂”的厂牌。

汽车喇叭声响过之后，有人从里面轻轻地拉开镂花大铁门。吉普车开进

院里，停在办公楼前。一个面皮白净，矮个胖敦敦的中年人迎上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吗？”

“是呀。”程大龙随着话音推开车门跳下来。

“请上楼吧。”

矮个胖敦敦的中年人在前面引路。来到二楼，他把程大龙和岑小强引进厂长室，指着靠近墙边的双人沙发说：“请坐，请坐，快请坐。”

说着又叫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让她去泡茶。然后，他从衣兜里拿出一盒牡丹牌过滤嘴香烟，划开锡纸抽出一支，递到程大龙和岑小强面前说：“请吸烟。”

程大龙和岑小强一个摇头，一个摆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会吸。”

矮个胖敦敦的中年人，很麻利地把烟送进自己嘴里，很尴尬地说：“不会吸烟，好啊！”他喀的一声按开汽体打火机，点燃香烟吸了一口，随后又笑呵呵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

程大龙仔细打量一眼矮个胖敦敦的中年人，问道：“你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吗？”

“不，”矮个胖敦敦的中年人，从口中喷出一口浓烟，说：“我姓沈，名叫沈亦重，是厂办公室主任。”

“沈主任……”程大龙把他的名字写在手册上。

“不、不，你们就喊我的名字好了。”沈亦重笑容可掬地说。

程大龙又问道：“罪犯关在什么地方？”

“关在隔壁的屋子里。”沈亦重连忙说：“那里是我的办公室，有三位工人看守着，不会出问题。”

“那么……”程大龙望望沈亦重，“请介绍一下案情吧。”

“可以。”沈亦重弹掉烟灰，收敛笑容，非常庄重地说：“自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们这个小小的金菊刺绣厂，一下子就名扬世界，震动五洲，外商纷纷订货。如今金菊牌刺绣床单、台布、窗帘、睡衣已成为驰名全球的畅销货，为国家换回很多外汇。将来我们还要增建厂房，添置设备，招收工人，扩大生产……可是眼下产品仍然供不应求。外商不断来电来函催货。为了满足客户要求，我们由单班生产改为三班生产，也就是说，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在生产……厂一级领导干部，包括科室人员在内，也都做了跟班生产的分工。”沈亦重看了一眼手表，说：“我是夜里零点接班到早晨八点下班。因交

接班前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在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就来到厂里。我刚进厂门，就从厂里传来一个女人惊恐的喊叫声。我听到这喊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急忙推车进院，望见这间屋里……”

“你是指的厂长办公室吗？”程大龙插口问道。

“对。”沈亦重非常肯定地说：“就是这间厂长办公室。”

“你看见什么了……”程大龙停下笔，凝望着沈亦重。

沈亦重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面，指手画脚地说：“我看见窗上人影晃动，好象一男一女正在厮打，喊叫声就是从厂长室里发出来的。我立时惊呆了，是谁在厂长室里打架呢……忽然我又看见厂长室里的人影又增多了，好象都参与了厮打搏斗。我赶紧跑到楼上，看见几个工人气汹汹地站在厂长室里。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嚤嚤啜泣着，她哭得很伤心……”

“这个女人是谁？”

“彭慧燕。她是厂办公室的文书，专管收发信函。因为我们金菊刺绣厂是首批参加改革的企业，为了减少非生产人员，每个行政干部都身兼二职。小彭既做文书也兼秘书。有时还帮助厂长和办公室起草报告或文件。改革真锻炼人哪，小彭不但胜任这两个职务，而且做得很出色。”

程大龙面色严肃地说：“彭慧燕也参加跟班生产吗？”

“是的。”沈亦重皱下眉头说：“新厂长上任后就做出规定，凡是非生产人员一律跟班。他说这样做，不仅能准确掌握生产进度，也能使大家熟悉生产情况，还能随时处理一些临时发生的问题。”

“是个好办法。”程大龙点着头说。

“这也算是改革中的成绩嘛。”

“彭慧燕又怎么能在这间屋里与罪犯相遇呢？”程大龙沉思着问道。

沈亦重说：“小彭是晚四点接班，零点下班。快要下班的时候，她来拿放在这屋里的东西。进屋后就直奔放在沙发上的塑料兜走去。这时听到背后喀嚓一声，办公室的门被人扣上了。她刚扭回头，打算看个究竟，就在这刹那间，有个人猛地扑过来，把她按倒在沙发上，彭慧燕这才发出惊恐的喊叫声。外面的工人听到喊叫声，立刻赶到楼上，破门而入，当场捉住罪犯，救了彭慧燕。”

“罪犯这么熟悉厂内情况，一定不是外人了？”

“对呀。”沈亦重脸上的肌肉颤抖着，似笑非笑地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你们猜一猜罪犯是谁？”

程大龙摇了下头。

沈亦重诡谲地一笑：“他是我们的新任厂长迟竞华！”

三

当天夜里，金菊刺绣厂厂长迟竞华被戴上手铐，依法逮捕。

归途中，正在驾车疾驶的岑小强扭头看看刑侦科长程大龙，见他一直在闭目养神，好象后座座位上的罪犯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罪犯真的很老实。他垂着头，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语不发。岑小强不由暗自发笑，怪不得科长放心大胆的闭目养神呢，原来这是个很驯服的罪犯。

吉普车开进公安局的大门，在拘留室前嘎然停住。岑小强跳下来拉开后面的车门，冲罪犯叫道：“喂，下来吧！”

拘留室的门上有一盏大灯，把半个院子都照得通亮。车门开了，罪犯先伸出一只脚，然后他甩下头发，仰起煞白的脸，艰难地移动着身子，程大龙对岑小强说：“给他摘掉手铐。”

岑小强瞧着科长，心里想：这可是少见的事呀。

罪犯被送进拘留室。临走时，程大龙又对门卫悄声说：“属于保护性拘留，千万不要发生意外！”

岑小强更有些迷惑不解了。

回到宿舍里，岑小强终于憋不住了。他一边脱衣服一边问科长：“你认识这个罪犯吗？”

“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对他格外宽大呢？”

“唉，”程大龙叹了口气说：

“我看好象是一件假案。”

“你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还没找到。再说，在没做深入调查之前，我也不能随便乱讲。但是，那位厂办公室主任沈亦重，在介绍案情时给我很大启发。”

“什么启发？”岑小强愣愣地看着科长。

程大龙笑道：“在接到报案电话以后，首先给我们造成错觉，罪犯强奸未遂，当场被捉。这对我们来说，既免去侦破的麻烦，又没费什么力气就捉到了罪犯。表面看来，此案似乎铁证如山，罪犯无法抵赖了。可是冷静下来一考虑，受害者为什么要往厂长室里放东西呢？难道她是以放东西为借口，主动给厂长送上门的吗？当我们见到被害人时，她却一语不发，只是捂着脸痛哭。那位办公室主任却把我们拉到一边，说是受害者受了惊吓，又有些害羞，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找她谈话。如果仔细分析，受到惊吓很有可能。谈到害羞，恐怕不切实际。因为这是一起强奸未遂案，受害者除惊吓而外并没有别的损失。她只能把愤怒和恼放在首位，对一个已婚的人来讲，何至于害羞到这种程度。”

岑小强听完科长的话，也认真思考起来。他觉得科长的话很有道理，看来，自己确实被表面现象迷惑住了。于是，他又问道：“我们对这个现行犯应该如何处理呢？”

“暂时做保护性拘留。今夜我们好好睡一觉，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先把其他案子放一放，全力以赴侦察这起强奸未遂案。”

岑小强脱下衣服放在身旁，把双手搁在头下，仰卧在凉席上思索着说：“这样干，我觉得好象有些小题大作。”

“什么，你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程大龙用臂肘支起身子，探头瞧着岑小强说：“我认为这个案子大有进一步深入侦察的必要。”

程大龙躺下来继续说：“你还记得吗，那位厂办公室主任在介绍情况时，首先讲了金菊刺绣厂的发展和成就，接着谈到产品供不应求，新厂长上任由单班生产改为三班生产……最后讲到当场捉住罪犯的时候，他诡谲的一笑，说罪犯就是新任厂长，这说明他在嘲弄改革……”

岑小强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倏地坐起来说：“金菊刺绣厂的发展和新老厂长的作为，是不是包括在当前的改革因素之内？”

“你这才说到点子上，我就是从这方面开始考虑的。”程大龙说：“改革，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还有很多矛盾和斗争……”

已经过了午夜，程大龙和岑小强仍在沉思着。临近破晓时，他们才合上眼睛。

第二天上班后，岑小强把迟竞华带到刑侦科的办公室。

迟竞华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此时，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目光呆滞，萎靡不振。

程大龙指着靠墙的一把椅子说：“坐吧。”

迟竞华走到椅子跟前，拘谨地坐下来。

程大龙把桌上的茶杯移开，微笑着说道：“先讲一讲你的犯罪动机和经过吧。”

迟竞华仰起脸，愣了一下，低声说：“我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怎能被人当场捉住呢？”

“我怀疑有人设下了圈套！”

程大龙与岑小强碰了下目光。

“是谁设下的圈套呢？”程大龙问。

“我说不清楚。”迟竞华皱下眉头说：“因为我当厂长才半年多，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生产上了。”

“你原先做什么工作？”

“生产工人。”

“怎么忽然当上厂长了？”

“根据形势发展，厂里做了一系列改革，经过二年多的努力，使一个长期亏损的厂子改变了面貌，现在已经做到了扭亏为盈。原任厂长调走以后，全厂进行民主选举，我便被选上了厂长。”

“选你当厂长有没有人反对呢？”

“当然有。”

程大龙点了点头，“你接着谈。”

“是。”迟竞华抬起头说：“昨天夜里轮到我跟晚四点至零点的班。从家里出来天已阴了，我又跑进屋拿件雨衣搭在自行车上。当来到厂里时，一抬头，忽然看见厂长室里亮着灯，我想，可能是昨天忘了关灯，今天亮了一天，浪费多少电啊。我夹着雨衣就往楼上跑，拿出钥匙打开门，把雨衣放在桌上，关了灯就出来了。当我来到车间的时候，工人正在交接班。和我一起跟班的厂办公室文书彭慧燕早就来了，正坐在车间门旁打毛衣。后来我又去别的车间转一转，快要下班的时候外面下起雨来，这时我才想起雨衣还放在楼上，就急忙上楼去拿雨衣。我拿出钥匙打开门，直奔办公桌走去……”

“没关灯吗？”

“没开灯。因为走廊里亮着灯，我着急拿雨衣，并没看清屋里有什么东西，结果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听到一个女人喊叫起来，我立时惊呆了。过了一会，跑来几个工人把我扭住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据我们调查，你进屋以后立即把门扣上了？”

“我没有扣门。”迟竞华说：“因为我还要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拿雨衣。”

“几位工人进来捉你的时候，是不是破门而入呢？”

“是的。”迟竞华回想着说：“工人是踢开门进来的。”

“厂长室的门推开以后，还能不能自动扣上？”

“不能。”

“彭慧燕手里有没有厂长室的钥匙？”

“有。”迟竞华肯定地说：“因为我下车间时间多，来了什么文件或报纸，她就打开门放在办公室里。钥匙是我叫办公室给她配的。”

“除了你和彭慧燕，谁的手里还有厂长室的钥匙？”

“不知道。”迟竞华说：“我接任的时候就拿到一把钥匙。”

“平时，你和彭慧燕接触多吗？”

“除了工作以外，几乎没有私人接触。”

“昨天夜里你去楼上拿雨衣，有人看见吗？”

“我想一定会有人看见，门卫值班员也知道我去楼上拿雨衣。”

“大约在什么时间呢？”

“夜里十一点半左右。”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迟竞华蠕动着干裂的嘴唇，苦笑着说道：“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希望你们早日弄清事实真相。”

“请你放心，我们执法机关是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

迟竞华满意地点了点头。

四

下午，万里无云，骄阳如火。

吃过午饭，稍微休息片刻，岑小强又驾着吉普车来到狭窄的青岩街。

因为来时没有提前打招呼，所以没有人接。程大龙和岑小强走进楼门径直上到二楼。拐进走廊便看见办公室的门大敞着，几个人正围在桌边打扑克。他们玩兴正浓，没有发觉有人进来。办公室主任沈亦重身子斜靠在椅背上。两条伸得笔直的短腿，象两根腊肠放在眼前的桌面上。他嘴角叼着半支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考虑着如何出手中的几张牌，此刻连烟都无暇吸了。香烟正在慢慢自然着，烟灰摇摇欲坠……

“沈主任……”

“有事过一会儿再办。”沈亦重眼瞧着手中的牌说：“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沈亦重扔出一张牌，忽一抬眼，看见了程大龙和岑小强，吃惊地说：“你二位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不久。”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沈亦重脸上露出埋怨的神色。

“进屋再打招呼也不算晚哪。”程大龙说。

沈亦重的脸一下涨成猪肝色。他把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扔，忙站起身张罗着倒茶。

这时，那几个扑克迷都很知趣的悄然离开办公室。沈亦重拿过两只杯子摆在茶几上，往里面放些花茶。一位年纪很轻的女同志，步履轻盈的走进来，往每个杯子里斟满开水，然后把暖水瓶放在茶几前，又悄悄退出去。

程大龙呷了口茶，待沈亦重坐稳后才微笑着说：“沈主任，又讨麻烦了。”

“还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吗？”沈亦重问道。

“是呀。”程大龙说：“罪犯在逮捕以后，需要有确凿的罪证，才能履行法律手续，判刑定罪。”

“那好啊！我马上给打一份证实材料。”沈亦重放下手中的茶杯。

“不能这么简单吧。”程大龙庄重地说。

沈亦重摸了摸下巴，尴尬地说：“那么，你认为怎样做才合适呢？”

“我们审讯了罪犯，现在要索取旁证材料，另外还要找受害者核实一些问题。”

“都需要我做些什么事呢？”沈亦重故作镇静地问。

“我们想问一下你听到喊声的准确时间。”

“大约是昨天夜里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门卫室里有值班人员吗？”

“有。”

“你进门是谁给开的门呢？”

“小门开着，我直接进来的。”

“请你写一份证实材料吧。”

“好的。”

程大龙把脸转向岑小强，“你再去值班室查一查。”

岑小强走后，程大龙又问：“昨天夜里帮助捉罪犯的那几位工人在不在？”

“他们三个人是今天下午四点接班，估计三点半左右才能来厂。”沈亦重看了一下手表，皱起眉头，“现在两点刚过，还要等一个多小时呢。”

“那么，请你派一个人先送我们去受害者家里看看。”程大龙想抓紧时间了解案情。

“去受害者家里！”沈亦重露出为难神色，“他的家住在东广场附近，别人都不熟悉这条路，还是我陪你们去吧。”

“也好。”

沈亦重收拾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便陪着程大龙下楼了。他们走出楼门迎着岑小强从门卫室回来，程大龙拦住他说：“不必上楼了，我们马上去受害者家里。”

岑小强停下来讲：“门卫室记事簿上没有记载。”他说完来到车旁，拉开车门，对沈亦重说：“请上车吧。”

程大龙和沈亦重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们都默无言的各自看着窗外的景物。

岑小强按照沈亦重指的路线，驾着吉普车很快地来到受害者彭慧燕的家。

彭慧燕家里没有人，门上挂着一把将军锁。程大龙和岑小强立即皱起眉头，只有沈亦重在暗自庆幸。

当他们驾车返回到金菊刺绣厂的时候，晚四点至零点班的工人已陆续来上班了。

三点半左右，在昨天夜里帮助捉罪犯的工人也到齐了。他们都是设备维修组的，一个叫初致中，一个叫袁百川，一个叫齐卫民。初致中和袁百川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进厂才一年。齐卫民是设备维修组长，从年纪上看，他已四十出头，算是个老师傅了，此人膀阔腰粗，身形彪悍。

三个工人被叫到办公楼上的小会议室。

沈亦重摆出一副主持会议的架势，站在主席台后面说：“昨天夜里，我们厂里发生了强奸案……”

“是强奸未遂案。”岑小强立即纠正说。

“对，是强奸未遂案。”沈亦重咽口唾沫，“你们三位不仅亲眼目睹，还赶来帮助捉拿罪犯，这种果敢行为，值得表扬……现在公安局来人查证核实，准备给退竞华定罪……”

“不，”程大龙拦住沈亦重的话头，“我们只是查证核实，无权定罪。”

“对对”，沈亦重在嘴边抹一把，唾沫横飞地说：“你们把当时的情况讲一讲吧。”

两个年轻的工人互相对视一眼，他们正在琢磨着应该如何说起。这时，那个设备维修组长齐卫民开口了。

“昨天夜里在晚四点至零点班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带着他们二人到各车间检查设备。”齐卫民朝两个年轻人扫一眼，又说：“当时外面下着小雨，天空一片漆黑。当我们走到办公楼前，忽听从楼上厂长室里传来喊叫声，我们赶紧跑上楼。这时屋里面仍在喊叫厮打，门却从里面扣着。我飞起一脚踹开门，闯进去，当场把罪犯捉住了。”齐卫民说到这里，又把脸扭向两个年轻人，“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过程呀！”

两个年轻人附和着说：“是这样。”

维修组长齐卫民这番话显然是起到了控制作用。程大龙想，再往下问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便合上笔记本说：“就这样吧，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再来。”

三个工人接班去了。程大龙也站起身，扣着警服上衣纽扣说：“沈主任，麻烦你了。往后遇到什么麻烦，还要向你请教。”

“不客气，不客气，欢迎二位常来。”沈亦重把二人送到楼门外的 时候又说：“我们厂是个小厂，产品单调，油水不大。不过……二位如果需要 台布、床单、睡衣、窗帘，请不要客气……”

“谢谢沈主任的美意。”程大龙又笑着对沈亦重说。

沈亦重站在吉普车旁，口若悬河地说：“下次再来，我陪你们去车间参观，那才叫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呢。只有通过参观，才能对产品发生兴趣，那么，你就会对产品爱不释手啦。哈哈！二位请上车吧，下次一定陪你们参观车间。”

“谢谢，谢谢。”程大龙扣好车门，招手说道。

程大龙的话音刚落，岑小强便踩动离合器，吉普车缓缓的驶出金菊刺绣厂，拐上狭窄的青岩街。当吉普车快驶出街口时，岑小强才慢声慢语地说：“科长同志，你回头看一看，后排座位上好象有什么东西。”

“唔。”程大龙扭过头，看见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纸片放在那里，很显然有人从车篷缝隙塞进来的。

程大龙欠起身拿起那张叠成三角形的纸片，把它展开，只见在纸的中间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写着四个字：厂长冤枉。

五

程大龙和岑小强回到公安局刑侦科，便坐下来认真研究塞进车里的纸片。

岑小强仔细地看纸片，他对上面那歪歪斜斜的字体觉得眼熟，好象在哪里见到过。当他查看纸片的背面，立刻恍然大悟，扭头对程大龙说：“科长，有眉目了。”

“快说说看。”科长惊喜地瞧着岑小强。

“我在金菊刺绣厂门卫室查阅值班记事簿时，曾见过这种字体。”岑小强说：“很可能是门卫值班员写的。”

“这么说，往车里塞纸片的人，也可能是门卫值班员喽！”

“很有可能。”岑小强又回想着说：“金菊刺绣厂门卫值班记事簿上有两种字体，一种是歪歪斜斜，一种是潦潦草草。很明显这是两个人写的，这也就是说，金菊刺绣厂门卫有两个值班员。往吉普车里塞纸片的人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到金菊刺绣厂去了三次。”程大龙说：“第一次是押解罪犯，第二次是找那位办公室主任核对作案时间，第三次是从受害人家家里返回来找那三位工人谈话。往车里塞纸片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和我们见面，或者谈出他所要讲的话，为什么要鬼鬼祟祟不露形迹，偷偷的往车里塞纸片呢？”

“估计这个人曾产生与我们见面的念头，可能是怕被什么人看见，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有道理。”程大龙仰起绽开笑容的脸，说道：“塞纸片的目的是通知我们可以找他详谈。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写姓名呢？”